岁月的臂弯

◎ 朱丹枫

我和川荣兄是几十年的同行、朋友加兄弟。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二十出头，同在文物系统效力，他在省文物商店浸润多年，得到真传，练就一副火眼金睛，渐入佳境；我则是下乡、当兵数载回城后，一头便栽进了当时地处城南郊外跳伞塔对面的省博物馆（后在省文管会），热爱文史，梦想作为一番；时光流逝，却互不相识。直到考上大学成为同班同学，上课时，我被指定坐在了最后一排，不知何故，他虽矮我一头却也落座倒数的第二排，这一坐就是几年，至此相识相交相知，就连喝茶都共饮一杯水，称兄道弟，互为相长。毕业后，我们先后离开原单位被调往他处，我去了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离文博渐行渐远，注意力转移到文艺出版管理、文化产业研究等领域；他到省文化厅文物处（后为省文物局）就职，长期专注文物管理研究，成为斫轮方家。岁月历练，得组织信任、上级扶携、同仁举荐，我们又分别在不同的岗位上磨炼，心无旁骛地服务文化、文物工作。及至初寿之年，我们又“集结”于省政协，同在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同生共气，惺惺相惜。

川荣兄事务多，少空闲，繁忙之余能梳理出他的“别样”文章，我不惊讶。文史涵养，舞文弄墨的本事，对他来说轻车熟路，建言献策，视野阔达，言之有物，多得高层首肯；诗歌、散文、小说出版多部，影响甚为广泛；我对他是羡慕、佩服。因为我深知这些年来，作为一个管理者在服务于工作对象时的愉悦欣慰与烦恼酸苦……他却懂得如何合理调配他的业余时间，而绝不荒废！对业务的总结、对自己走过的路的反思、对往事传说的追探，对故人的怀念，有浓郁的亲情和友情，更有感恩之情，也有遗憾的叹息……

《岁月有情》12个篇章，也是12个故事，12个片段，内容丰富，花色繁多，妙趣横生，文笔流畅，绘画出川荣兄的“另类”业余——灯下伏案的背影。他在质朴素简的叙事中力图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这只是他文物生涯中的一段记录，他已经在写，相信他还要继续写下去。

文物是历史的物质遗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是民族历史、文化认同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物学，需要有责任有意识有担当的人对文明对文物对考古，作条文缕析，透彻观察，独立见解。当此之时，我期待更多的写作者，能似川荣兄般以文字的形式记载见闻，哪怕是点滴的瞬间，使一脉不绝的读书人当然也包括文物人，有机会静静地思索，细细地咀嚼，慢慢地品味。

癸卯年末川荣兄微信嘱我为文，忽遇命题作文，手忙脚乱，勉力而为，成文时已是甲辰正月十五元宵夜，可谓“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愿年轮解锁，春天又见！这是一个曾经的文物工作者向资深的文物工作者川荣兄的真诚敬意！

在那桐花盛开的地方

◎ 余玮

兰考，焦裕禄精神的发祥地。

这片土地，于我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那篇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内容曾感动过我一回回，我因此知道了中国最著名的县委书记焦裕禄，知道了曾饱尝风沙、内涝、盐碱之苦的豫东兰考。正是在那民生多艰的非常时刻，党组织派来了焦裕禄！陌生的是，这里给人的视觉感官一时难以与历史对接，这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年的火车站候车室里，到处是衣衫褴褛、争相离去的灾民。今天的站台上，迎面而至的是衣着光鲜、难掩喜悦的归乡人。当年，看到那些背井离乡的灾民，焦裕禄的眼睛湿润了。今天，看到幸福而时尚的兰考人，我的眼睛为之一亮。

就是在这小小的火车站，兰考人民曾迎回“被兰考活活累死”的、已病逝近两年的焦书记。自火车站离墓地不到三里地，也就是今天的裕禄大道，那一次却走了整整两个半小时。当年那一天，成为兰考历史上一个被泪水浸泡的黑色日子。而今的每一天，兰考这个城市因为焦书记而自豪。

焦裕禄是一个红色传奇。一晃，他离开我们整整60年了。我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语文课本上就学习过课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也读过不同版本的有关焦裕禄题材的小人书，1990年代还看过电影《焦裕禄》，10年前也完整看过电视连续剧《焦裕禄》，它们用不同的方式再现了焦裕禄的人生轨迹与感人故事。

焦裕禄是一个红色符号。早年“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热潮涌动神州大地，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他被评为“双百”人物之一，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他被评为“最美奋斗者”，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以他名字命名的精神被列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近些年来我有机会重访焦裕禄曾经生活或工作过的地方，寻访焦裕禄事迹的知情人与相关重大事件的发生地，走读焦裕禄精神的点点滴滴。“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一句句相关的评价字句或个人语录，曾经似乎很抽象。随着重访、寻访、走读的深入，一个英雄而平凡的焦裕禄在我眼前高大而朴实、真切起来，一个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的好党员、人民的好公仆的光辉榜样形象在我的笔下生动、近距离地立了起来。

在大量有焦裕禄报道的报纸里，我似乎读到了历史的回响。在焦裕禄纪念馆里的那把留有大窟窿的藤椅前，我对焦裕禄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在他生前栽下泡桐树治理风沙的地方，我深切感受了当地群众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把精神之源转化为建设拼搏兰考、开放兰考、生态兰考、幸福兰考“四个兰考”的磅礴力量。在与焦家子女的对话里，我隐约看到了一种红色的接力。走进陈旧，甚至说得上破旧的兰考县委办公楼，不由得感叹这才是真正的“最美县委院”，我自裤腿卷起来了的干部身上看到：焦裕禄回来了！

在匆匆行走中，一些曾经模糊不清的东西渐渐清晰起来，一个有血有肉的汉子站在了我的眼前。每逢清明前后，兰考的那一树树桐花成为当地一景，淡雅的香弥漫着一丝丝甜。还有一景，就是经常有许多人站在一棵高大、葳蕤的泡桐树下听当地人讲当年那棵小树长成眼前合抱大树的故事。这棵泡桐就是著名的“焦桐”，就是那张著名的照片里焦裕禄站在一侧照相的、当年自己种下的泡桐。其实，这哪里仅是一棵树，分别是一种精神力量在当地最鲜活的承袭、茁壮。蓬勃的，不只是树干；芳香的，也不只是花香！

兰考，一次次接受历史的大考，又在一次次在大干中得到大变。焕然一新的是面貌，不变的是焦裕禄精神的坚守。

渔舟唱晚

许双福 摄

坐对蔷薇一树花

◎ 张强强

午睡醒来，风清日暖，坐在床边望向窗外，阳光金子一般铺洒在大地上，细微的风调皮地溜进房间，轻轻地抚摸脸颊。蓦然发现，墙根下数日前移栽的蔷薇不知何时已悄然绽放，枝蔓爬满了整面墙壁，姿态高昂，生长强势。粉红色的花朵次第开放，抿唇含笑，眉眼温柔。

入目的明媚让人喜悦，心也忍不住欢欣雀跃起来，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一句诗：“枕痕春色天长午，坐对蔷薇一树花。”说起来，我与蔷薇有着不解之缘。忆及少时旧事，蔷薇的芳香悠悠地随着岁月尘烟飘过来，萦绕在鼻翼、舞动于心间。

大学毕业刚工作的那段时间，我对自己的前途绝望透顶。其实那时还年轻得很，不过是初出茅庐，未完全适应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可是我却常常钻进自己设置的牛角尖，走不过心里的那道坎，总是怨天尤人、自怨自艾。外婆听说我的状况后，约我去她城郊的小院散心。

一走进院门，东面木围栏上藤蔓蜿蜒、青葱葳蕤的蔷薇花墙惊艳了我的眼，朵朵蔷薇花展露欢颜。看着我满面诧异的神情，外婆不无得意地说道：“这株蔷薇本来是别人家拔掉不要的，我觉得扔了可惜就捡了回来，一直担心活不了，没想到竟然长得这么好，你看这花开得多好啊！蔷薇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儿，只要有土壤，在哪都能扎根。”我禁不住连连赞叹。外婆的喃喃自语乘着醉人的花香吹进我的心里，笼罩在心间的困顿迷茫瞬间烟消云散。那一刻，我豁然开朗。从那以后，我开始积极乐观地对待每一天，不抱怨，不气馁，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努力积蓄着力量。一年之后，我换了新工作，从事了自己喜欢并立志热爱终身的职业。

看着窗外怒放的蔷薇，我又想起了一位与它有关的女子。

她是一位中年女人，大家亲切地称呼她为王大姐。王大姐五十多岁，中年失业后不甘现状，不顾家人的劝阻，来到我们小区租了一间店铺，风风火火地开起了早餐店，还起了一个十分雅致的名字——蔷薇花舍。早餐店吃食种类繁多，店内收拾得整洁干净。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店铺外铁栅栏旁栽种的那片蔷薇，客人坐在餐桌前，一眼就能看到门前明媚如画的美景，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还能悦目养眼，一天的好心情就此开启。王大姐热情周到的服务也成了店里的招牌，犹如门前盛放的蔷薇花一样耀眼夺目。

有一次，我问王大姐为何想到开这样一间早餐店。王大姐笑着向我吐露了心声：在她的老家乡下，很多人家的房前屋后都种满了蔷薇。蔷薇易栽好养，种在哪里就在哪里安营扎寨，那是一种随遇而安、永不服输的精神。中年失业后，她不想碌碌无为、平平庸庸地混日子。深思熟虑后，她决定凭借拿手的厨艺和美食天赋去尝试一下，说不定可以闯出一番新的天地呢！就这样，这家别有特色的早餐店应运而生。

杨绛先生说：“即使世界偶尔薄凉，内心也要繁花似锦。”我想这同样可以作为蔷薇的花语。生之多艰，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蔷薇一样桀骜坚强，要有永不服输的坚持与豁达，纵使独自灿烂，也终将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花季。

趣忆枇杷

◎ 方泳霖

我年幼尚未认识枇杷时，总以为西游记的琵琶精就是那吃的枇杷幻化成的精，直至识得乐器琵琶我才搞清楚此琵琶非彼枇杷。

转眼又到了枇杷成熟的季节，送女儿上学的路上总能看到路旁卖枇杷的小贩。我把小时候闹的“琵琶精”笑话讲给女儿听，本以为她会觉得有趣和可笑，但只见她平静地和我说她最近学了一首诗就是关于这个话题，并未对此感到新鲜和可笑。

女儿向我背诵了这首诗：“枇杷不是此琵琶，只怨当年识字差。若是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我听了哑然一笑，原来这样的笑话并非单独我一个。

关于枇杷的记忆是深刻的，尤其是女儿小时候学校要求家长帮助孩子认识时令水果，枇杷就是其中一种。学校要求实地带孩子认识枇杷，并背诵宋代诗人戴复古的《初夏游张园》：“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学校这样做的好处是，孩子能真正认识到枇杷，不至于再闹我年幼时的笑话。但我问起女儿是否还记得戴复古的那首诗时，她显然有些记不住。其实戴复古的这首诗对处在启蒙时的孩子来说并非简单，记不住也可以理解，倒是我这个陪读的家长却在每年的枇杷季节能记起这首诗，大概这就是陪伴孩子成长的意义吧！

我初学小写意国画的时候，就画了一幅枇杷，我个人觉得画枇杷还是比较简单的。只记得画中的枇杷果实通过藤黄加水调和橘黄，就可以画出枇杷的色泽和形状。用花青调制汁绿色，用于绘制枇杷的叶子，可以画出叶片的大小、聚散及浓淡干湿的对比。最后用赭墨色，用于绘制枇杷的果脐和果柄。色彩用法明朗之后，就是架构问题。总之，画枇杷的最大的印象就是对于色彩的配置，脑海中总有一幅满树金黄，绿叶盎然的景象。

但是枇杷的品种还是有很多，其中也有白枇杷，吃起来味道都很甜美。只不过从小到大见到白枇杷的机会少，一般见到的都是金黄色的枇杷。第一次见白枇杷很是新鲜，味道之甜美也是记忆犹新。其实枇杷的味道也会因枇杷的种类而不同，据说金黄色的枇杷生长强健，产量高、果皮厚、耐贮藏，适于制罐及加工；而白肉类则果皮薄，肉质较细，但生长较弱，产量低、宜鲜食。

在我看来枇杷浑身是宝，果肉不但可以直接食用还可以用来做罐头、果酒、饮料和果膏等。我见过母亲将一时吃不完的枇杷去掉内核，将枇杷果肉放入土烧的白酒中，通过时间的沉淀酿制成琥珀色的枇杷酒。

母亲回忆说枇杷叶还是中药材，药用价值很高。说我小的时候咳嗽，她还采来枇杷叶给我止咳。母亲说她把叶子用清水洗净，刷掉叶子背后绒毛。用水浸泡十多分钟，冲干净后放锅里加水大火煮开，此时加入一块冰糖，煮20分钟即可。这样的枇杷叶可以镇咳、祛痰平喘。而我饮用了这样的枇杷水后，咳嗽竟然也很快停止了。

我虽然不记得母亲用枇杷叶给我治疗咳嗽的情景，但是我时常回家看望父母亲一起吃饭、一起喝枇杷酒。父亲说我难得回家一次就得喝两口，而我们喝的酒自然以枇杷酒为首选。这次回家我特地带上了一大袋枇杷和父母分享，同时也希望能和他们唠唠家常，分享一些关于枇杷的甜美回忆。

枇杷在我记忆中已然形成一抹金黄，在我脑海中留下了陪伴女儿成长的宝贵记忆，也深藏了父母关爱我的独特回忆。如今又是一年枇杷成熟季，在享用大自然馈赠的同时，也需得好好珍惜这弥足珍贵的亲情……

五彩池 第755期

周末菜园

◎ 徐明元

我的住地，与其说是城市不如说是新农村，这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真是宜居的好地方。在这里，邻居几乎都有自己开垦的一块“菜园基地”，我属于建“基地”最晚的住户。

入住第二年，看到邻居能在自家院子里摘取新鲜的蔬菜，实惠而充盈，好生羡慕之情，于是考察周边能否寻觅到“种菜地盘”去开垦。花了相当长时间的工夫，终于找到一块乱石嶙峋、杂草丛生的空地，我便想以此筹建自己想要的“周末菜园”。每个周末我都坚持“打卡”，除杂草、垒石填方，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多久，100余平方米的土地成功整理出来。

菜园离家不远，步行十余分钟便可达。虽然不大，却“五脏俱全”，精心分为几个小小的区域，种植着各种蔬菜。

踏入菜园，一股清新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那些鲜绿的蔬菜，沐浴在晨光中，显得格外诱人。菜叶上的露珠，在阳光的照耀下，如同一颗颗晶莹的宝石，闪烁着生命的光辉。萝卜、花菜等蔬菜生机勃勃，仿佛在诉说着生长的喜悦。

环顾菜园的四周，勤劳的人们正在浇水、施肥、松土、除草……他们手持锄头，弯腰劳作。每当看到这一幕，我总会想起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三》：“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份古朴的勤劳，让人敬意油然而生。

周末菜园，成了我心灵的净土。在这里，我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感受着生命的律动。那份宁静、惬意，如同清泉般滋润着我的心灵。我俯下身子，亲手浇水、施肥，与那些绿色的生命共舞。劳动之余，便在菜园旁边搭建的棚子下小憩，查询关于如何种菜的知识。

夕阳西下，菜园披上了金色的外衣。我带着收获的喜悦，满载而归。周末菜园，让我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了片刻的宁静。这片菜园，是我心灵的港湾，让我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了片刻的宁静和快乐。

感谢周末菜园，让我沐浴在大自然的怀抱，感受生命的美好。在这里，我学会了珍惜，学会了感恩。在这里，我会忘却生活中的烦恼，学会了释放。每一个周末，我都会如约来到这片菜园，看着菜苗沐浴在阳光下，吮吸着大自然的甘露，与大自然共舞，寻找心灵的慰藉。

槐花落（外一首）

◎ 方华

如果我回眸
童年就会奔跑
如果我沉默
一树槐花就开在念中

回忆是一场风
或者是一场骤至的大雨
那些被遗忘的山坡
就落满
白色的乡愁

越来越淡的思恋
还没有完全打开
就静悄悄地
留在春天

田间，五月的身姿

阳光在原野上奔跑
布谷鸟在垄间催赶着农事
被犁铧翻开的春天
孕育一个激情的日子
那些在节气里发芽的梦想
等待一场雨水的润泽

小南风漂洗过的白云
轻快地擦洗天空
风把河流的气息
潜入秧禾的经络

天空清明 大地空旷
五月的中间
有婀娜的身姿驻足田间
她在聆听季节拔节的欢语
急切地守望那一场潮湿的情感
飘落酥软的心田